

2 劍與錘

森克這人並不壞，雖然你可能認為他有幾分傻。我記得事情開始的那天晚上，我們坐在海邊，凝望午夜藍色的太平洋，海水正嘩嘩地向加州的海岸湧過來，然後破裂成無數的白色泡沫。森克正從吸毒所帶來的飄飄欲仙中回轉，清醒過來，他雙臂抱膝，下巴擱在雙臂上，眼睛凝望著大海。

「很美，不是嗎？」我說道。

森克聳聳肩，海風吹起了他的頭髮。

「當你細細想的時候，就不見得美。」他說，「它原本很美，但當你想想它們在做什麼，就不見得很美。那大海正在啃咬海岸，吞食海岸！海洋正慢慢地在啃咬加州，假如你仔細瞧瞧的話，你甚至可以看見牙齒。」

這種談話，我沒有理會。森克在清醒時總會說一些不著邊際的話。有時候他發誓說有什麼東西要攻擊他，不論任何東西，任何人，他都要先下手為強。在某些時候，森克是一個瘦長、毛茸茸、心術不正的人。

我是在舊金山認識森克的，我們所住的地方，是個破落的住處，共有二十多個奇形怪狀的人，每星期警察都要去好幾次。我們倆決定搬離那兒，所以，兩人便收拾起簡單的行李，向洛杉磯出發。現在，我們倆也厭倦流浪了。

「我為我們倆想了一個主意。」森克說，指尖劃過長髮，好像在洗頭一樣。

「洗耳恭聽。」

「郵票和古董。」森克坐直，向後躺在沙灘上。他問我：「你聽說過李爾這個人沒有？」

「當然聽過。」我說：「電影流氓，真正的鄉下人。」

「他一向是個具有領袖氣質的人物。」森克說：「擁有各種各樣的女孩子，現在，他還擁有好多收藏品。」

「這又怎樣？」

「他收集了許多郵票、古董和珍玩。昨天，他到歐洲去了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報紙上登的。」

「你想趁他出去旅行時，偷他的郵票和珍玩？」我說。

森克點點頭說：「對。我們找到他的住所，撬門而入，就像我們偷舊金山的那位政客的家，那次我們偷走他所有的威士忌。」

「……」

「那麼，就這樣決定。」森克說：「我們明晚過去玩玩，老天，那保險箱一定難搞。」

「好！」我被他高昂的興致所感染：「我們明晚找到地方，就進去。」

「看那兒，」森克突然說，同時抬起頭，指著海上遠處的一些燈光，「那些

該死的有錢人正駕著自己的遊艇在遊蕩。這些該死的東西銀行存款是五位數的，我們卻什麼也沒有！每想到這事，我就感到噁心！」

我們坐了一會，然後朝放老爺車的地方走過去，海風吹拂，使衣服粘在我們的背上，輕輕推動我們。

在一家旅行社裏，我們輕易地就打聽到了李爾的住處。他們甚至拿出一張照片給我們看，它是一座巨廈，位於山谷中，隱秘得像與世隔絕一般。四周不僅有圍籬，還有一些大樹，總之，那地方正是你所想像的。我想，這個偷竊計劃也許能夠成功。

「假如大廈裏留有管理員或其他人呢？」

「管理員？」

「是的，李爾留下來看守別墅的人，那麼大的地方，他總不會不留什麼人就到歐洲去旅遊吧。」

「你不瞭解那些人，」森克向我保證說：「金錢在他們眼中不像在你我眼中那麼重要，他不是乘飛機去歐洲，他是乘輪船。」

「此外，」森克又說：「那麼大的房子，我們潛進去的時候，他必須有一打以上的管理員才能逮到我們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們從一位紳士的汽車裏偷了些汽油注進我們的老爺車，我們開著它向山谷進發。現在，我們像欣賞風景一樣去看這幢房子。我們前面是茫然的一片雲，雲很低，而且帶點紫色，因為太陽剛下山。

我記得自己正在想風景多麼美，不過，上帝，我可以打賭，現在的我，真希望沒跑那趟路。

李爾的房子處於一個隱秘的位置，牆上爬滿青藤。森克把汽車停在一棵樹下，熄掉燈，然後我們仔細打量那地方。它是一幢兩層樓的房子，造在一個略高的地面，頂樓的尖閣直刺天空。我們在那兒等候，監視，一直到午夜過後。

「那兒沒有一絲動靜。」森克說：「假如我們要做的話，現在就動手。」

我沒有回答。森克的腰際有一把刀，以前我們作案的地方，屋裏都沒有人，但森克還是帶著刀，我知道他害怕屋裏有人，而那也正是我所擔心的。

我們跨過黑漆漆的草坪，沒有猶豫。我們爬上牆，跨過鐵柵，落到牆的那一邊。森克氣喘吁吁，但藉著星光，我可以看見他在咧嘴笑。

「像一顆大櫻桃，」他說：「等著咱們來摘。」

我們向黑黑的房屋走去，在我們左邊，我們可以模糊地看出一間浴室的形狀和一個大游泳池，黑黑的水在閃光，高高的跳水板，像一個斷頭臺。

森克迅速朝四周看了看，用刀柄敲碎一塊落地門的玻璃，把手伸進去，扭開了門。我們很快進入屋內。

裏面什麼都看不見，一片漆黑。森克和我同時把手伸進口袋，掏出鋼筆式手電筒，它們立刻在黑暗中射出道光。

「我們開始找郵票吧。」森克以興奮的聲音說。

他沒有提到古玩，因為在微弱的光線裏，我們可以看見在一個架子上，有一

打左右的小玩偶，多半是侏儒和畸形的玻璃動物。當我跟隨森克走出那個房間，進入一個長長的甬道時，我第一次有不安感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之所以有那種感覺，原因是一切太順利了。

「嗨，」森克說：「我們可以亮一盞燈，反正是沒有人。」

他打開我們剛剛進入的一個房間裏的一盞燈，這一間屋裏有更多的古玩擺在玻璃櫃裏。

「太好了！」森克說：「我們先找到郵票，然後再找其他東西，看我們要什麼。」

「郵票在樓上的保險箱裏。」一個聲音在我們身後響起。

我可以告訴你，我們兩人都僵住了。我冒出了一身冷汗！怎麼回事？

我轉過身，看到的人正是李爾，他站在門口，面露惡漢般的微笑，這微笑從我做孩子看電影時就記得。他拿著一把長劍，和這把長劍相比，森克的刀像是一把玩具。「我們，唔，我們只是瞧瞧——」森克結結巴巴地說。

「不，」李爾以和善的聲音說：「你們是來偷盜的，因為你們以為我在歐洲，這房子沒有人。『歐洲旅行』經常吸引你們這種人。」

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」森克說。他恢復了一點冷靜。「我們敲門，沒有人答應，我們才進來瞧瞧。我們認為這個地方已廢棄了。」

「別把我們的時間浪費在謊言上，」李爾以做戲般的姿勢說：「我一直在等候你們，或者說，在等候像你們這樣的人。」

然後，有人走進房間來，站在李爾的身後，我差一點被嚇昏過去。那是托奧，銀幕上有名的惡漢，通常扮演納粹將軍。然後，又有四五個人走進房裏，他們我全認識，我全從銀幕上見過他們。他們是蓋茨、勞吉、蒙娜，那些人我幾分鐘內全部認出來。蒙娜皮包骨頭，那張像吸血鬼一樣的臉，差點嚇死我。托奧穿一件黑色長袍，他從口袋裏掏出一把槍指著我們。蒙娜用饑餓的眼光直視著我，她不必對我咆哮，我已經嚇壞了。

四個男人向我們圍攏過來，森克和我沒有掙扎，雙手被綁，縛在一張長沙發上，腳踝被綁在沙發腿上。

「你們有什麼權利這樣做！」森克氣憤地問道：「這房子裏在搞什麼名堂？」

「你們可以說，我們有一個小俱樂部。」李爾露出他那有名的、不懷好意的笑。「每隔一陣，我們就會向新聞界透露一點消息，說這幢房子裏無人，那樣便吸引一些像你們這樣的人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說，你們這些電影明星，全參與此事？」我不相信地問。

「哦，不，不，」李爾說：「你們別沾汙好萊塢的美名，這個俱樂部只有我們八個老牌演員，八個全演壞人，八個全是銀幕上響噹噹的壞人。」他不經意地側側身，擺出一個姿勢，「雖然有一陣，我也演過愛情片。」

「好了，別囉嗦了。」森克問：「你們會怎麼樣對我們，報警？」

「哈哈！」托奧說：「我們只是要玩個小遊戲，本俱樂部的宗旨是這樣的。」

「玩遊戲？」我覺得十分恐懼。

「你們有沒有見過，」李爾問，「我們常在銀幕上死亡，因為我們扮的都是壞人，我們一共死了一百四十九次，而英雄卻繼續活著。」

「年輕人，你有沒有想到，我們對此有多麼厭煩！」托奧說。

「那麼，你們會怎樣做？」森克問道。

「我們組織這個小俱樂部，在攝影機前，重新表演一段我們表演過的鏡頭，只是這一次，我們要扮演不同的角色，我演英雄，你們演壞人。」

我開始發抖，因為我記得在某部電影裏他被釘過三次木樁。

「我絕對不同意！」森克叫道。

他們不理會他，還在愉快地聊著。就像我們在銀幕上看見的好萊塢宴會場面一樣，一個人在屋角的吧臺上調酒，另幾位走過去。

「我建議，現在就擲骰子。」托奧說。

擲骰子的聲音傳來，我和森克緊張極了。

「我贏了！」李爾說著，舉起了酒杯，做勝利狀。他指著森克說：「我將和他拍《加勒比海浴血記》的最後一段！」

「一個偉大的選擇！」托奧說，這時森克被拉起來，他在可憐地掙扎著。

「我們去取海盜服吧。」另外幾個人走出了這間屋子。

「別擔心，寶貝。」蒙娜醉醺醺地說，「我們不會忘記你。」

她醉了，當她直起身時，手腕上的一隻蛇形金屬飾物，掉了下來，落在我坐的沙發椅邊。我移過去一點，遮住那個銀質的飾物，然後看著他們帶著滿臉驚恐的森克向門口走去。房間裏只剩下蒙娜在看管我。我想辦法悄悄地移動身子，使那隻銀質飾物頂在我手腕上的繩子上。我看過很多李爾的早期作品，他都是用這個辦法來割斷繩索的。

繩子已經舊了，我割了不一會兒就快割斷它了。他們又走進了房間，我停止了刮割的動作，只是靜靜地坐著。

李爾穿著艷麗的海盜服，森克也穿類似服裝，只是沒有那麼鮮艷。我必須承認，森克在裝上鬍子和所有配備後，看起來很像是一個海盜。

「到游泳池去！」李爾命令道。

當他們把森克推到游泳池那兒時，森克無助地向我望。

「來！蒙娜！」李爾向她招招手。

蒙娜對我微笑，然後像跳舞一樣跟其他人出去了，屋裏只有我一個人，於是我拼命地刮割繩索。

游泳池那邊的談話聲一陣陣傳來。「把燈光安在上邊。」

「我想這個角度最好。」

「記住，只拍一個鏡頭。」

接著是大笑聲，裝備移動的聲音。

我拼命地刮割繩索，直到把它弄斷。我慌忙解開腳上的繩子，走出那個房間，溜到我們撬破的法式落地門那兒。當我溜出去，溶入夜色中時，我聽見有人叫：「開始！」

我一邊跑，一邊穿過樹籬向裏面窺視。游泳池附近燈火輝煌，森克和李爾站在高高的跳水板上，森克面對李爾，背對泳池，站在跳水板的末端，兩人手中都拿著劍。

「我已經洗劫了最後一條船！」李爾大叫。

他們倆開始決鬥，我驚異地發現森克手上的劍是橡皮的。

在我穿過草地，接近我的汽車的時候，我停住腳步再一次向那兒看去。森克正用軟軟的劍無助地揮舞，努力抵抗，突然李爾向森克猛地刺過去，森克被迫後退。

他的尖叫聲在濺起的浪花中停止，由於他穿著笨重的服裝，他像是鉛做的一般，落到水底。在我發動起汽車時，我聽見李爾在吼叫什麼，然後是一陣鼓掌聲。

現在，有時候在午夜夢中，我還可以看見蒙娜微笑著，嚼著口香糖，向我撲過來，她拿著尖銳的木釘和一個巨大的木錘。木錘舉起，落下！我想動，但被捆住，我被捆住！有一陣無法形容的可怕聲音，然後是同樣熱烈的鼓掌聲，然後我醒來，一身冷汗。

我曾想過把整個故事告訴別人，但沒有人肯相信我，沒有人！

或許你除外——。

----- (完)